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二十五回 論閒言農人破弊 修醮信女聽經

話說陶同將請先生之事，對許慶說了一遍。許慶道：「你老費心罷，吾暫且回去。若是請著的時候，務必算上吾二弟弟。」陶同道：「你不坐坐了麼？」許慶道：「不坐著了。」說罷，便告辭而去。者也不在話下。且說李金華自從給黃家看病之後，也就要打整回家。杜兩亭道：「老弟必須再住兩月，看看者一塊風俗若何？果然好了，老弟也可放心。」世道關心，何日放下。李金華道：「兄台所言，固然不錯。為弟想著將申兄台送回家中，往前就是七月十五，早晚趕到家裡，也可祭奠祭奠先人。」杜兩亭道：「二位出來，已非一日，何必鑿鑿於此。到了七月十五，在此也可遙相供獻。等著下元節，再到家祭奠不遲。」李金華道：「申兄台以為何知？」申孝思道：「為弟只好從命。」無限孝思感愧難言李金華也有意再住兩月，看看改會以後，民情如何。彼窮人兮果不犯舊轍否。聽了杜兩亭者話，也就不走了。

住了半月，者日來了一人，進了禪堂拱手道：「眾位先生請了。」杜兩亭等同道：「請坐請坐。」那人遂坐在一旁。李金華道：「老先生到此，有何見教？」那人道：「不為別的，只因到了七月十五，者莊裡有個念佛會，在此廟中，設幾天道場。吾到者裡告訴一聲，眾位先生可將下邊伙計們，歸併到一個屋裡，有些老太太們，到此歇歇麼的便宜。」男女有別。李金華道：「者事好說。」遂將李忠叫來吩咐他們，暫且挪到東禪堂，修醮以後，再搬回去。那人道：「眾位先生在此，是久住麼？」杜兩亭道：「吾還得住些日子。者二位先生，不久即要回家。」那人道：「到家有多少裡地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好幾千里。」那人道：「還不如在者裡住著，等到明年，找個學房哩，我們者莊裡念學的不少，沒有不僱先生的。」先生也是僱得麼，聞俗談為之一笑。李金華道：「我們那裡念學的更多，還僱不著先生哩。」真正好先生到處求之不得。那人道：「那還得跑到家去，何若在者裡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你們者莊裡，僱個先生給多少工錢哪？」那人道：「有個念學的，少死也得給個兩三吊。不講束脩，而僅給工錢又一笑。湊個三十二十的，還不夠你盤文的麼？」李金華道：「三二十吊錢，可實在不夠。」那人笑道：「你聽錯了，是湊個三十二十念學的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你者莊裡有者些念學的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乾白的差不多的人家，全教孩子念幾年學。到大了再學個算盤好過日子。不念幾年學，一個字也不認的，認得一字便好了。和瞎子一樣。不明大道，東碰西撞。無論做麼，還得求人，念幾年學，就是種莊稼心裡也明白個理兒。」果明白者個更好了。李金華道：「理固然要明白，若不明白個理，該當怎樣呢。」那人道：「怎麼樣？甚麼事不許做哇？給人家種地，無公平心，莊稼熟了，自家先吃個不用題。打罷完了，自家又得多要點。種的時候糞也不肯上。種上的時候，地也不多鋤兩遍。自家有二畝，光怕不收成。那糞上了又上，那地鋤了，又鋤。你想者是麼心，全是沒念學的過處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你老先生說的者話，倒也不錯。可是有一件若念了學，添一些奸心眼，好麼還更厲害哩。」那人道：「若是更利害，那可不怨念學的，可就怨教學的了。」從農人口中道破弊端，教學者自應愧死。李金華道：「誠然誠然，我也說者個。者話我們拜服之極。我也隨著罷。你老先生明公的狠，若是教學的知到者個，者個者個，是個甚麼。孔子傳的是者個。顏子樂的是者個。如來念的是者個。太上煉的是者個。吾知道者個。吾也不說者個。吾欲說者個。你也不願聽者個。中也是者個。外也是者個。離了者個，忘了者個。告與者個。也不認者個。勸以者個，反要誇者個。嗚呼，者個不幸，而為者個快哉，者個幸得不變者個，若欲一心搜者個。時時莫忘者個。可就好了。念學的知道者個，自然也不至為非作歹。」那人道：「不光者個，不知個禮兒，禮莫非不是者個麼。在家就有多少不好處。老的不養，兄弟們不和，學的烏漆抹黑，甚麼也不管。以至家道壞壞了，鬧的人也不省，狗也不理，全是沒念學的過處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你說者個，你看那不忠不孝的，大半還是念過學的多哩。」那人道：「還是教學的過處。」責備館師，無非從整頓學校心血流出。李金華道：「你老先生說的者些話，真是不錯。你老先生家裡，必然和睦，不至不講理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家裡人們，可真不敢，吾雖然沒念學，吾凡做點麼事，對著吾自己了，吾就做去。對不著吾自己的，吾必不做。就是孩子們，吾也是者麼領略他。為一身操繩墨，即為子孫立規模。聖賢處身涉世之防。不過如是，即此便是儒教之真傳，閱者慎勿忽過。李金華道：「能者麼著，比念學還強。」那人道：「總不如念二年，看點麼明白。若是不念，總是稀流糊塗的，吾說的不錯，先生在者裡教學罷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過日說罷，者也不是草草而已的事。」那人道：「是者麼說，先生就叫他們搬過來罷，等等還得打棚。」說著也就來了些人，搬杉篙，弄席片，霎時之間，將棚紮起。那人同那些人遂一同而去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果然有幾個管事的到來，甚麼廚夫，傢伙差，漸漸而來。等時又來了幾個和尚，抬著經箱，將大殿莊嚴起來。便到了吃早飯的時候，幾個和尚坐了一桌，將菜端上，無非是些素的。那和尚中一個人道：「哼，斷了屠了，誰叫你來開殺戒麼，吁嗟惡僧分，何日放下屠刀。一點腥葷也沒有。」挑把臉瘦，心口不潔。又有一個道：「早晨好麼是便飯，晌午就是葷席了。到晌午，再沒點腥葷，可就大大的荒唐了。」你還有點正經念頭麼。眾和尚亂道：「將就點罷。那怕少點心點心，待會再吃呢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雖然者麼說，要點酒來喝喝，可以呀不？」又一個要犯飲酒戒。眾和尚同道：「你去要去要了來，吾們也沾點光。」可見皆是些不齋戒的和尚了。果然那一個就要去要，剛要去時又自說道：「算了罷，吾待惹者宗討人嫌做麼？」還怕人嫌麼。說著遂吃起來了。者時李金華在屋中，聽了個明白，便向杜兩亭道：「兄台聽見了麼？」杜兩亭道：「者個時候的和尚，還有甚麼說頭。」李金華遂閉口無言。

不時有些婦人們，攜男抱女，陸續而來。坐在棚裡也有鬥牌的，哼，者裡准你玩錢麼。也有說話的。若非善言，自討分曉。一人道：「大嫂哇，你聽見說我那個媳婦麼？不講裡，不講表，一點活也不想做，你當日何如？可教我怎麼纏他？」又有一人道：「我家那個小老婆子更沒法說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小的不好還可教訓，我家大姐，自從過了門，他那個婆婆，才難纏哩，緊了也不好，慢了也不好，鞋鞋腳腳，一點也不管。雖然娶了，還得我照管他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你那個還好，不過是受點氣。我那個女兒，自過了門後，他女婿先前還好，漸漸的也就壞了。全是他那個老老婆挑唆的，成天家不打印罵，他公公也不管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你者個哩，我那個外婿家，更不講理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你那個婿家，與我是鄰佑，那個老東西真是可惡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說者個哩，我者才受出來幾年哪？翁姑之死，適如其願，惡極。從先我那公婆在著的時候，何嘗得點安生。」正說之間，那些和尚全都搭上架梁，叮叮11出去取水。不時而回，到了棚中，一個和尚道：「者就開經了，老太太們有願意跪懺的來罷。」說著便進了大殿，嘖嘖揸揸，咕咕咚咚，滿嘴裡喝喝吹吹，也不知念些甚麼。奇聲怪狀，極向其不敬佛事上著筆。那些婦道家，貪著鬥牌的還是鬥牌，貪著說話的還是說話，就有願意聽經的便隨進大殿，念佛跪懺，等時下殿。那些沒有聽經的，向聽過的道：「你們果然聽真了麼？咱不過到者裡解解悶。跪者個作麼？你當是還有甚麼好處。那聽過的道雖然聽不真，跪著念兩句佛，也可消災免難。」又有一個道：「就是者麼著，消災免難麼，沒有添些罪哩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若是誠心念佛還好，若不誠心那罪好麼還更大哩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光誠心念佛，不作好事，莫非也就沒罪麼？常言說的好：『嘴念佛，手打磬，腰裡拽著鉤子秤。』那算個甚麼人。」又有一人道：「你猜他念佛是為甚麼？他是怕那個鉤子秤，鉤不著甚麼。多念句佛，叫佛保佑著他，多鉤點麼就是了。」噫，此道場之設，原引人向善也，今婦女雲集。果何為而來乎。夫既入善地。當一心念佛而無他。若稍存人我見便背忠稍帶躁矜氣。便失信況乎，家醜外揚。大傷雅趣，更無禮。今婦道若此，雖多無益，佛將為爾加福乎。加罪乎。惟望痛加規戒，先除此惡習焉。庶盡婦道矣。從旁閃過一位老太太正容說道：「其容必正，其言必正。眾位莫說者個，我說的不定是不是，開口便不自是。恕個罪再說。」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學術之純駁，風俗之美漓因之。究其純駁之攸分，悉視乎師儒之真腐，此最吾之低徊而莫置者。統觀念學僱先生之談，椎魯鄙俚似足貽人笑柄，而對己始行及歸罪教學之數語。嚴峻峭厲。破弊誅心，居然有關世道之格言，試澤之忠，君愛民之文。申之事親

敬長之義。當不至以詩書中之高人，流而為名教中之罪人也。李金華等，本擬觸秋旋車，及期掃拜只緣留覬民情，行李未果。乃未引先河之祭，忽來修醮之緣，以佛會為賭局。男子猶屬污行，況在婦女以經棚為談廠，閨門且禁非議矧傍神靈。斯時金華諸人，甘袖手而弗忍，思騰口而莫便。既而女子行中有議其後者，亦傾耳以敬聽也可。

理注：

申李等，俱要回家，杜淦留再住幾日，看看風景如何，是智慧現前也。又看民情，原是新民，再回光反照。用力念佛，此段遣出邪念，助起正念，者段心法，慎是切要。又忽然有一人來，未通姓名，言語之間。一味淳厚，原是敦原之念。亦於申、李相見，又有廟中婦女亂言，唸經的僧人胡論，一來說些世俗，者是心中邪念未除。非嚴禁正容，才能壓住妄念，所申李杜推轡不聞矣。

偈雲：

回光反照用力深，睹破邪念存正心。